

面朝大海

盈盈一水间

■ 吴越

我站在博鳌海涛滚滚的岸边，凝望着波光粼粼的海面飘荡着数不尽的帆船船，那一只只报春的海鸥戏弄着拍岸的浪花，船上的玩童吹响了出海的小螺号，仿佛唱出了墨绿色村庄的觉醒和渔家女舒缓的思量和新婚后执着的追求……

烟涛茫茫，把碧蓝蓝的天和汪蓝蓝的海连成一线。海南——台湾，一样的波涛，一样的浪花，一样的宝岛，一样的血脉，盈盈一水间，千百年的沧桑巨变，使龙的传人树起了生命信仰的帆帆，共同驶向希望的彼岸。回眸生命的历程，我看到火硝烟弥漫的海峡上空，太阳穿透云层辉映着碧空中翱翔的和平鸽，看到烟消云散后两岸百姓闪烁的火花，看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红色中国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开启于海峡两岸的邮轮，带着血浓于水的情愫，在万顷碧波上缓缓驰骋。从潭门港到基隆港，从五指山到阿里山，每一次征程都诉说着不平凡的历史，每一个故事都浸透着人情世故的经典曲文。是铿锵岁月磨炼出两岸间交流的坚定和深厚的情谊，是农家飘香的瓜果，谱写着新生活的乐章。

人们终于从生活的涛声中缓缓地走来，数不尽的开垦探索者在每一块处女地上飘逸着青春的笛声，像庄严而情深的协奏曲，把沉睡而博大的土地轻柔地唤醒。我闻到了，玫瑰色的珍珠莲雾，翠绿的槟榔，瓷杯里的黑咖啡，紫砂壶里的高山茶……散发着阿里山浓郁的芬芳，把远方的客人醉倒在农家的城堡里；我听到了，噼哩啦啦的鞭炮声，在农家新建青砖瓦房屋檐下回荡，台湾民歌《我们都是一个人》余音绕梁；我看到了，一个与岳父年龄相仿佛而充满朝气的新郎，用“长寿牌”香烟传递着浓浓的台湾乡情。村里的长老伸出一只长满老茧的手，颤抖地挟着烟支，亲家翁凝望着女儿在沉思，笑容可掬的脸上交织着往日风雨雨含的沧桑和今时的知足神韵。一碗碗郁香的家乡椰子酒在新娘幸福的酒窝里荡漾。两岸的亲家欢聚一堂，欢声笑语淹没了海峡两岸催眠的波涛声。太阳疲惫地挂在东海岸的山岗上，渔民们和新人又憧憬着今后更频繁的船行机飞，祈祷着两岸永久的交流和平。

我徜徉在博鳌洁白的沙滩上，凝视着在盈盈一水间的朦胧彼岸，渔民们望着满仓跳跃的鱼儿谈笑风生，港湾里一朵朵飞起的浪花像一阵阵的流星雨，照亮了渔村静谧的夜空。在一个月牙型的静水湾边，我陪伴着拾贝壳的渔家女，一起吟诵那彩霞送来的满帆的诗篇。

浮世绘影

有尊严的日子

■ 李树林

我们清洁队，12名道路清洁工，都是三四十岁的女性。唯独我这么一个男性，且担任队长。

年年“三八节”，女工们干劲倍增，早早把道路清扫得干干净净，纤尘不染。中午，她们顾不得休息，众星捧月般地把 我围住，说：“队长，下午我们放假了。”我能说什么？“三八节”，她们享受半天假。

望着女工们归心似箭，消失在马路尽头的身影，我感触颇多。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风吹日晒，她们尽职尽责地坚守在路面，脏了自己，美化了城市。苦中有乐，用辛勤的劳动，赢得尊重。

记得一位清洁工，为追赶一片被风吹走的纸屑，被车辆撞伤。躺在病榻上，得知工作缺少人手，便趁着茫茫夜色，拄着拐杖，艰难地打着道路。曾经，一位孤寡老人在家打扫卫生，误将3万元养老钱随杂物丢进垃圾箱。全队女工放弃休息，把8个巨大的垃圾箱翻个底朝天。个个弄得身上脏兮兮，气味难闻，当老人的钱失而复得，那个开心样子，让人充满对她们的敬重。

在女工们身上发生的好事，说不完，道不尽，她们似乎不足挂齿。津津乐道的，则是各自家庭的大事小情。她们像真心对待工作那样，在家相夫教子，尊老爱幼。把小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充满温馨和睦。

节后上班，女工们像归巢的燕子，说：“队长，‘三八节’辛苦你了。”

我欣慰地说：“你们的节日，开心就好。”

“虽然只有半天假，对我们这些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老公的女人来说，同样显得宝贵。”女工们欣喜地说，“但更宝贵和值得称赞的是，它让我们感到很有尊严。”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家在海南

■ 王婉

定安有一条古道，叫情缘道。据说是元代皇子图帖睦尔流落琼崖客居定安时，和定安娘子青梅常走的一条路。难得的是，颠沛红尘中的落魄皇子，看尽兴亡，拍遍栏杆，顺境逆境中懂得隐忍节制，又有心爱的女人红尘相伴，终等得云开雾散，回宫做了天子。

许多年过去了，江山已更改，美人也早化一抔香丘，唯有这条古道，还凝聚着些许灵性。倘若当年此路有名，我想，它该叫“爱情路”吧，可惜被史书遗漏了去。

这是一条黄沙土路，与想象中的古道相比，实在大相径庭了。它比不上四川松潘古城里的松潘古道，景色算不上大美，名气也不大。在温润的南方，这样的黄沙土路，应该不会少见。

好在这个季节，绿树冒出新芽，渲染一种生命的明快。古道显得沉寂、悠长，不失幽雅和清丽。古道的两旁，不知名的野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开满一年四季。百年古树高高莽莽，郁郁苍苍，把古道掩映得愈发静谧安详。风吹过，残留在树上的露珠，飘着，跳着，一滴一滴滚下来，洒在人的头上、手上、背上。古意盎然中，掩不住簇簇岁月落下的痕迹。

没有人声、没有车鸣，唯有鸟语，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这空旷世界里的寂寥，顿时活

家在海南

故乡的闸口

■ 陈正优

我的故乡坐落在琼西大田洋——加来洋的边上，村的周围有不少小地名，如土园、白糖、老林、塘廉、园岭、石碑、闸口等。这些地名大至方圆几公里，小至百来亩地的面积。生于斯长于斯，对每块地名都有木刻般的印记，也曾经发生过说之不尽的童年故事。

闸口位于村的西南部，地形成“八”字形，“八”字的二撇是茂密的原始林，喇叭口的上端是广阔的大田洋，有1800亩耕地，一小溪蜿蜒地灌溉整个田洋，之后悄然地从喇叭口的林中穿过。不知多少年前，祖辈们在溪的狭窄地段装了竹闸，溪水从竹闸流过，久久拉上竹闸就可捕到溪中的鱼，故称闸口。闸口的两岸长着许多名贵的树种，如子京、野荔枝、樟树等，还有几丈高的葵树和三四个人抱不拢的榕树。闸口一带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大树严密覆盖着，大树筛下的斑驳影子是那样惹人喜爱。夏天，村里的大人们都去那里纳凉、洗澡，谈论农商经纶。小孩子们在那里玩耍、捉迷藏。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记得每年都有几批从湛江来的客人在村里租房住下，到闸口摘葵树籽，回去办苗圃。村里人不知是没有商品意识还是慷慨大方，从不收取一分钱。村里人说，野生的东西，不摘也会自然掉落，摘就摘了吧。林子里没有黄獐、山马、山鹿之类的大动物，可山猫、刺猬、穿山甲、野兔之类的动物很多。童年时代，我和村里的同伴经常到那里活动，或去套鸟、或去捕猎，见到野兔围着捕，见到毒蛇使命跑，或在溪里应水捕鱼。我们的童年生活，乐趣在林子里，活跃在田野中，不像当今的孩子们乐趣在网吧里，活跃在网络上。

闸口上的这块田洋平坦且肥沃，全村200多户人家依着这块田洋物产代代休养生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村分五个生产队，实行大集体劳作。每年进行稻、稻、薯轮作。由于体制上的束缚，生产力没有得到全面释放，每年的粮食供给都处在青黄不接状态，人们的日子过得穷巴巴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2017年元旦，我回到老家，窜过茂密的山林，淌过小溪，来到阔别40年的闸口。茂密的山林像一堵巨大的挡土墙，截住了风沙的肆虐，保护着整个田洋的水土，高高的葵树迎风摇曳，古老的小叶榕像一把巨大的伞，荫蔽着炽热的阳光，散发出习习的凉风。看到闸口一带的田洋，虽说不上沧海桑田，小时的印象已经面目全非。弯弯曲曲的田埂变成了宽阔的大道，小溪的两堤已彻上水泥石坝。作为运输工具的木轮车、胶轮车已经成为历史，摩托车、“金鹿牌”农用车星星点点停靠在田头上。灿烂阳光照耀着美丽的田洋，翠绿的瓜菜叶子油绿光滑，绿叶下抽出一串串不同颜色的菜花，艳艳光泽。村民们在田里忙着施肥、摘果。我在田洋里碰到了村民阿立，他正忙着给辣椒苗施肥，他虽小我几岁，按辈份我得称他为立叔。他在闸口边种了2.3亩辣椒，已得开花坐果。他对我说，我们村过去种三造，现在改为二造，早造种水稻，解决口粮问题，晚造种瓜菜，解决花钱问题，如果价格稳定，今年冬天这块地可收入2万多元。村里有几户种植大户，估计能收入7至8万元。

走走看看，怀有乐意之感，也有失意之处。乐意的是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现代化的步伐越走越快。失意的是闸口森林有人“馋吃”，森林面积缩小；山猫、野兔之类的动物也少了踪影；闸口溪水流量明显减少；几片良田因缺水而撂荒。我所到之处，除了跟他们拉家常，还特别跟他们谈到，原生态是包容的，只有草木向荣，才有潺潺流水、才能圆五谷丰登与六畜兴旺之梦，保护生态就是保护子孙后代的铁饭碗。

定安情缘道

泼生动起来。

最觉得浪漫的，是惊鸿一瞥中，犹能看见当年那段曾经满目照耀的爱情，在山水秋风中，猎猎地飘过，这便足够了。所谓的“一眼万年”，便是此时心境吧。命运中的一次相对，一眼就是永恒。一帧风景，往往也是如此。

浪漫的爱情故事，总是鲜见完美结局。三月里的岭口乡村，可见槟榔花清艳凛冽，一场细细的花雨过后，爱情故事渐行渐远，起因与结局皆不甚了了。南方春和景明的清新，实在是亮眼亮心，不会有大漠古道的悲壮点缀离情，令之苍凉幽怨。

700年过去了，红颜早已如“萧萧墓草一样寂寞”。当年翩翩少年成了一代君主，回首琼崖旧事和故人，大抵也是“忘了除非醉”的了。只记得，那一抹旧时光，陈旧而迷糊，那个会哼唱戏曲的定安娘子，一方水袖自如舒卷，美如滴仙。

突然一夜狂风骤雨，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曾经的过往，只在某个午夜梦回的碎片中，才有可能依稀重现。这个情深的男子，至死怀念的，仍是数年前的那个为他疗伤的定安娘子，是数年前那个令他重生的南方故乡。

亘古的风，一阵过去，又一阵过去，年年把岁月收拢，不露半点痕迹。传说永远暗香浮动，散落在清灵温煦的时光里，散落在这片沉默的土地上摇曳如风。当喧嚣与繁华如潮水般退去，一切沉寂下来，田野

宁静，古道清幽，历史的痕迹却历历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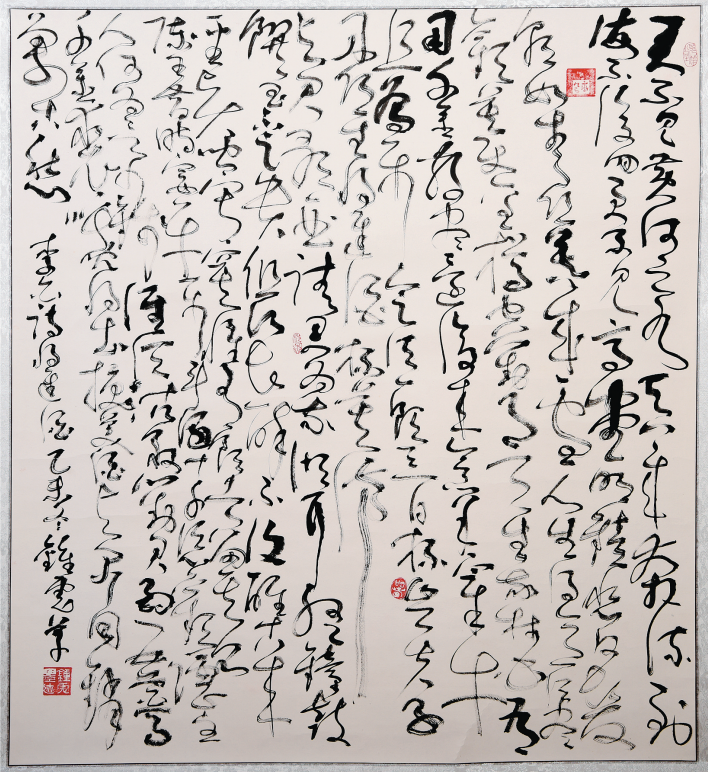
这条情缘道，是游客到了定安，总想要来的地方。我曾带着相熟的友人和同事，到过这里多次。这里的庙宇，供奉着文宗、王官和青梅，是当地人心目中的神。这里的人外表粗糙，却心怀清澈，说是当地人话，有一种柔软的韵律美，和原始朴素的味道，未经修饰，天然而本真。

在这个“富庶甲于一方”的地方，除了生长庄稼，还生长不少美丽的传说。传说是这片土地上最为茂盛的庄稼，渗入到这里的世俗与精神，使得这里的人们，拥有如此丰美的精神的绿洲，这是一个奇迹。

路口有个驿站，旁边有卖茶的老者，在古榕下招应着客人，热情地给客人讲皇子和青梅的故事，点滴的细节扣人心弦。情缘道、鸟巢、爱情树、元帝树、百年不衰的古榕，时时可见叫不上名字的植物，都被他渲染得鲜活有趣，似乎那段故事离他很近。时光缝隙下，那些遥远的古人 and 旧事，忽然变得清晰明亮，这实在让人觉得惊喜。

古典年代的纯真爱情已是蒙尘旧事，人声鼎沸的古道也已破败萧条，只有传奇还活着。怀旧的事物，坠落到生命的最深处，也是教人不胜低回的。似乎只要来到这古典意境里，轻而易举的，便会收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

我的脑海中不时涌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位玲珑袅娜的女子，裙裾飘



《李白·将进酒》(书法)

钟彪作

冷暖人间

善意遗落瞬间

■ 严奇

。

。

摇，优雅地行走在幽幽的古道里。伴着她的，是一个心怀幽情、温润如君子的少年。一抹阳光穿过浓密的树叶，斜照在两人的脸上，闪烁着圣洁而灵性的光泽，他们的身影渐行渐远，许久，只能看到两个黑点在路的尽头移动。风烟尽处，斜阳正好。而古道上，非常清晰地传来的，仍是他们从容笃定的脚步声，和两情相悦的青春心跳。

一条幽幽古道，似乎也是一种隐喻。它站在那里，满怀禅机，而沉默不语。像一位默然的使者，联结着古昔今朝，应和今人猎奇的目光。时光如刀，在古道上刻下沧桑，刻下萧索，却永远无法抹去曾经的存在。它仿佛一个梦，缥缈、微醺，透着没落的美感。

谁都以自己的方式活着，无论传奇或平凡，却也一般步履匆忙，经历世道莽苍。彼时花开，盛极花落，笑声泪影，刹那芳年。而千载之下，风烟俱净。古道尚是如此，人何以堪！

人间真味，想来不过如此吧。不远处，飘来一曲《红颜劫》，已逝的女歌手姚贝娜唱得哀怨惊魂，天籁之音，不绝于耳：

新断情丝心犹乱，
千头万绪仍纠缠。
拱手让江山，低眉恋红颜。
祸福轮流转，是劫还是缘。
天机算不尽，交织悲与欢，
古今痴男女，谁能过情关？

诗路花语

流水十四行(节选)

■ 冷霜

我在天堂迷了路，
我该怎么办？

——曼德尔施塔姆

一

我想我懂了，午后用来沉默
子夜用来交谈，我有一杯浸透了
夜色的清水，而在黄昏
我做着轻松的练习，数一数
在断断续续的钟声里，我的手上
还有有限的几种美

二

让我告诉你我所在的位置
我在二月和三月之间，在休耕的
玉米地里，河水 flowing，火烧着
第一只燕子飞过很久
后面的鸟儿陆续跟来
我在等待花粉的风中，在旗帜
哗啦的响声里，那风中翘首的人眯细
双眼，去辨认远方四面奔来的孩子

今夜，我在郊外行走迷了路
快要下雨了，我试图找个附近的人家

西府海棠

■ 王志军

哦在这暮春暖风里
虽是晚上，看不见
她仍在忙着盛开，由粉转白。
酒劲从胃向神经来清洗濯。
一场场小电影。自顾自
循她味道，在时空的老迷宫
一时堵住。
再定睛她涤荡后收紧了身姿
解风情时留你错愕
明事理时教你无理。

春语

■ 张华

站在离村头不远处的山坡上
身影斜斜地投射在记忆深处
树林难遮对老家的望眼
透出儿时一直沉默的乡愁
众乡亲冒着晨露踩着星星归
泥泞的黄土路走了一回又一回
太阳上山又下山
穷日子仍如影随形挥不去
家乡新生活的序幕拉开啦
回到家乡赶上春
山在、水在、树在、水井在
阡陌间已呈一片绿色
袅袅炊烟飘在新居屋顶上
早晨众乡亲把梦带上路
脚步匆匆赶去远方
傍晚收拾一份沉甸甸担子回家
春风栖于村民心的一角
林子里的鸟儿啾啾
哦，春天的闸门蓦然打开
顷刻间春潮哗啦啦呼啸而至
在草长与莺飞的天空下
村庄渐渐透亮
田园托起庄稼的欲望
春天是家乡开篇的故事
黄土地上色彩盛放如花
小河、水塘映出远山倒影
牵挂着禅意一样的白云
一切充满了春天的隐喻
如一句天地间永远简约的箴言

三月，写给女子

■ 陈海金

以一滴温柔
抚摸岁月的沧桑
以一声呢喃
抵达春心的软
花影娉婷 轻轻一颤
就把万缕春光
揉碎成夜夜的呓语
蝶影翩翩
把蛰变的疼痛
翻译成耀眼的斑斓

歌与雾 爱与芬芳
泪与梦 诗与信笺
谁是谁的娥眉柳姿
谁是谁的明眸皓齿
且沉鱼落雁
等待一场浪漫的邂逅
或闭月羞花
独奏一曲高山流水
任所有的心事
酿成一滴滴草尖的清露